

《台上台下悲喜录》：跑马了一回（二）

□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陈海峰

编剧于演员的影响，寻找共通点

第一部分是编剧的自我修养。学习与探索是每个艺术工作者的必修课。我是对照演员的自我修养来理解的。继承传统的同事要有创新精神，要树立现代意识，要有独树一帜的理念。总结自己对情之所钟的事业，所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够。这一部分印象深刻的是“无场次空台艺术”，关键词“探索性戏剧”。

第二部分专业修养，是借鉴与学习。编剧的视野，需要有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认识，偏倚哪方面要看剧情的走向，剧本的用意，不可无有双方关系。用独特的角度，以另辟蹊径的形式挖掘，探寻人性深处的一面，以揭示人物的心理。独到见解可以打开艺术创作的深度，这个往往最难，也是在艺术人生中会产生困惑的阶段。那么作为艺术创作者，要如何塑造具有时代性、鲜明的作品呢？这成了我们现代性的探索方向。

首先要有独特性，重复是艺术的大敌，重复必然走向僵化。再是作品应当是雅俗共赏的，这里要掌握好尺度，太雅太俗都会产生弊端。关于技巧的运用，它是需要有生命力的，光有技巧没有生

命力也是枉然。最后是能让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共鸣，能动地去欣赏而不是被动去接受，这个对戏剧创作来说非常重要。书中也提到：“生活活跃到什么程度，艺术就可以活跃到什么程度。”我相信编剧与演员都是相通的，可以借鉴学习。

第三部分是人生阅历的积累过程。沉淀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极其重要，五年的部队生活，北大的学习生涯，经历“四清运动”，被打成“右派”遭受迫害，深切体会“文革”的痛，五年任职领导岗位，最后万言书直谏。徐棻老师一生的头衔很多，正因如此，她再去写剧本时，创作出的作品，画面感、节奏感就很强，不怕戏没冲突，不怕剧情单一，不怕思想价值低！

三个篇章于我的感触

首先是理念篇。既然是理念，那就先树立正确的信念。戏曲工作者的痛在于它赶不上时代的更新，也抵不住替换的步伐，戏曲人举步维艰，奋斗在痛苦的边缘。

这种衰败虽是事实，但我们更应理性去思考当下我们该做什么？朝哪个方向用功？如何才能不成为博物馆艺术？正视事实与命运做抗争，这是我们要思考要发力的地方！

古话说“世上难逢百岁人”，我所认识的只有夏阳老一位。捧着夏老在江安就读“国立剧专”的校友王诚德老，转寄赠送的夏阳革新出版的大作《梨园浅语》，非常欣慰。感谢之外，首先要祝福夏阳老更健康，更长寿！

虽然在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的年会上见过夏阳老，但老先生不一定记得我。在匆匆浏览了《梨园浅语》中长达

105页“戏旅琐忆”和“幕后札记”中的个别篇什后，深感到这厚厚的、沉沉的不仅是一部书，更是一座富矿，一座宝山。

这部书，是夏阳老的“戏旅笔述”，对川剧研究者是宝贵、翔实的文献资料。夏阳老从1950年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成都的三益公剧院开始，漫漫70年的川剧生涯里，老人见证过川剧太多太多的活动，比如“改人、改制、改戏”的工作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，四川省川剧目鉴定，第一部川剧彩色艺术片《杜十娘》的拍摄，成都市川剧团、成都市川剧院的建立等。所见都是亲见亲闻，对研究川剧史志，都是宝贵的佐证。

60年代中期，铜梁川剧团在党的领导下，按照毛主席“文艺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服务，为工农兵所利用”的指示精神，一路走来，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，把县域内的文艺事业推向前进。

由于铜梁以前以农业为主，为了明确和强调剧团的服务对象，铜梁川剧团的名称也改为了“铜梁县农村剧团”。为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，常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演出。当时有句顺口溜叫“一根扁担，担遍全县，大部时间在农村，‘三伏’‘三九’才回县”。那时剧团经常是与服务对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“白天排戏支农，晚上挑灯演戏，吃过粗粮野菜代食品，睡过田边檐下猪圈顶”。

由于工作业绩的突出，1960年剧团被评为江津地区唯一的一个红旗剧团。这面红旗的夺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为这面红

悲，人生中难以忘怀的苦痛。徐棻老师的丈夫羽军在大雨中背着重病的她，大雨在下，徐棻老师的泪在流，我能想象到一个人在身体、心理双重受创的悲痛，一种世态炎凉的冷漠席卷而来，人生失去了希望，悲从心中的绝望，此时此刻我哽咽了。

经历过十年文革的浩劫，经历过精神打压的摧残，经历过人生的百态，这就是徐棻老师。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编剧的专业书籍，更是一部精彩的真人真事纪录片。

徐棻老师50岁当了文化局副局长，一心只为戏曲更好的蓝图不断努力，履行了领导岗位在戏剧事业发展中的义务，扛起了领导该有的这份责任。不为仕途，只为更好的将来铺路。这位开明的局长，令人佩服！受人尊敬！让人难以忘怀！

人生是世，良师益友必不可少，他们是人生路上的伯乐，有了他们日行千里也不觉孤寂劳苦。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心领神会！君子之交，只为心中的那份执着追求与热爱。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，内心深厚的朋友却表现得淡如水。虽然徐棻老师提到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，但他们意志长存！“一个人的存亡最终的标志不在躯壳，而在精神！”

导演谢平安、剧作家阳翰笙、导演胡伟民、演员李笑非、罗老、李大、李市长、张局长，向艺术家们致敬！

古话说“世上难逢百岁人”，我所认识的只有夏阳老一位。捧着夏老在江安就读“国立剧专”的校友王诚德老，转寄赠送的夏阳革新出版的大作《梨园浅语》，非常欣慰。感谢之外，首先要祝福夏阳老更健康，更长寿！

虽然在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的年会上见过夏阳老，但老先生不一定记得我。在匆匆浏览了《梨园浅语》中长达

105页“戏旅琐忆”和“幕后札记”中的个别篇什后，深感到这厚厚的、沉沉的不仅是一部书，更是一座富矿，一座宝山。

这部书，是夏阳老的“戏旅笔述”，对川剧研究者是宝贵、翔实的文献资料。夏阳老从1950年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成都的三益公剧院开始，漫漫70年的川剧生涯里，老人见证过川剧太多太多的活动，比如“改人、改制、改戏”的工作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，四川省川剧目鉴定，第一部川剧彩色艺术片《杜十娘》的拍摄，成都市川剧团、成都市川剧院的建立等。所见都是亲见亲闻，对研究川剧史志，都是宝贵的佐证。

这部书，是川剧团领导该读的初心宝鉴。书中回忆了夏阳老在担任“川西农协土改第二团宣传队第二分队”指导员的时候，对三位偷偷抽大烟的名演员，进行了让他们在下乡演出时步行40多里的惩罚。被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知道后，李市长亲笔写信对夏指导员进行批评：“罚他们在大热天走40多里路”是“意气用事”，“万一他们在路上身体吃不消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怎么向川剧艺术们交代？”在1961年的“困难时期”，成都市川剧院有几个演员，没向领导请假，就到外县演出，想借机吃点饱饭，找点“外水”。剧院有的领导想在

排演《邱少云》的同时，还排演了优秀传统戏《红梅记》。该剧是能展示川剧艺术多行当功夫的戏，排好以后演出，效果非常成功。

那个时候是铜梁川剧团在艺术上技

精，行当齐全、演员阵容强大，全团的演员有80多人。剧团演遍了重庆、成都及其沿线的许多市县，年演出量达到700余场，观众人次达几十万。在艺术水平上与邻近的部分剧团比较，始终处于领先地位。在艺术传承上也是最好的时期。（待续）

艺术要走出国门，不要被旧观念束缚从而产生偏颇，特别是对洋人有偏见，对国外艺术作品有所排斥，缺乏认同感，面对他们的“友好”自动开启防护意识。我觉得他们更大胆，极力去揭露人性，把心里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把我们心中有所避讳的东西搬上舞台。艺术需要百花齐放，需要这种自由。无论善与恶，好与坏，自有后人评说，我们该做的是打开视野，要有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的胸怀。

徐棻老师一生为情之所钟的事业、心无二致的编剧生涯付出了很多努力，这些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，感受到的，这也印证了她友人的那句话：“天生爱折腾，很精辟！”作为年轻人，能好好完成她的作品，相信这是徐棻老师感到最宽慰的事儿。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折子戏，我断不会有此认识，也不会遇见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辈，值得尊敬的艺术家！

人生是世，良师益友必不可少，他们是人生路上的伯乐，有了他们日行千里也不觉孤寂劳苦。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心领神会！君子之交，只为心中的那份执着追求与热爱。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，内心深厚的朋友却表现得淡如水。虽然徐棻老师提到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，但他们意志长存！“一个人的存亡最终的标志不在躯壳，而在精神！”

导演谢平安、剧作家阳翰笙、导演胡伟民、演员李笑非、罗老、李大、李市长、张局长，向艺术家们致敬！

古话说“世上难逢百岁人”，我所认识的只有夏阳老一位。捧着夏老在江安就读“国立剧专”的校友王诚德老，转寄赠送的夏阳革新出版的大作《梨园浅语》，非常欣慰。感谢之外，首先要祝福夏阳老更健康，更长寿！

虽然在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的年会上见过夏阳老，但老先生不一定记得我。在匆匆浏览了《梨园浅语》中长达

105页“戏旅琐忆”和“幕后札记”中的个别篇什后，深感到这厚厚的、沉沉的不仅是一部书，更是一座富矿，一座宝山。

这部书，是夏阳老的“戏旅笔述”，对川剧研究者是宝贵、翔实的文献资料。夏阳老从1950年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成都的三益公剧院开始，漫漫70年的川剧生涯里，老人见证过川剧太多太多的活动，比如“改人、改制、改戏”的工作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，四川省川剧目鉴定，第一部川剧彩色艺术片《杜十娘》的拍摄，成都市川剧团、成都市川剧院的建立等。所见都是亲见亲闻，对研究川剧史志，都是宝贵的佐证。

这部书，是川剧团领导该读的初心宝鉴。书中回忆了夏阳老在担任“川西农协土改第二团宣传队第二分队”指导员的时候，对三位偷偷抽大烟的名演员，进行了让他们在下乡演出时步行40多里的惩罚。被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知道后，李市长亲笔写信对夏指导员进行批评：“罚他们在大热天走40多里路”是“意气用事”，“万一他们在路上身体吃不消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怎么向川剧艺术们交代？”在1961年的“困难时期”，成都市川剧院有几个演员，没向领导请假，就到外县演出，想借机吃点饱饭，找点“外水”。剧院有的领导想在

排演《邱少云》的同时，还排演了优秀传统戏《红梅记》。该剧是能展示川剧艺术多行当功夫的戏，排好以后演出，效果非常成功。

那个时候是铜梁川剧团在艺术上技

精，行当齐全、演员阵容强大，全团的演员有80多人。剧团演遍了重庆、成都及其沿线的许多市县，年演出量达到700余场，观众人次达几十万。在艺术水平上与邻近的部分剧团比较，始终处于领先地位。在艺术传承上也是最好的时期。（待续）

中知道的。笔者母亲也喜欢看川戏，没有读过书的她，提起川戏中的人物、故事，也能说得头头是道。在几位小戏迷中，数王远伦爱戏如命。据说他外公是重庆某有名川剧团的鼓师，他发誓长大后也要跟外公一样做鼓师。上小学时，老师在讲台上讲课，他偷偷地用双手食指在课桌上敲打，口念经“打巴婆，打巴婆壮”，为此被请家长。还有一次其母催他背书，王远伦却摇头晃脑地念起《做文章》中徐子元的台词：“春来不是读书天，夏热炎炎正好眠，秋有蚊虫冬又冷，收拾书箱待来年”，结果挨了他妈两个耳光。我们几个小孩记性特好，凡是喜欢的折子戏，看一遍就能记住台词，然后找一个背静处练习为乐。记得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们偷偷爬上惠民宫的戏台，学着大人们演《牧虎关》。邓步良反串杨八姐，王远伦唱黑头花脸高旺。王远伦扎衣（长衫）挽袖，头缠一条黑布带，把作一条红黄相间的腰鼓，头扎一条红布巾，在舞台上走两圈8字形的台步，吼一声“呼哦”之时，自豪感爆棚，甚至演出结束后走在街上腰鼓都挺得直直的。每逢传统节日，一些在外工作的老朋友返乡，总要聚在一起打围鼓或登台演出。

笔者幺爸陈培根就是一名老戏骨，每次从铜梁回来，第一件事必定是赶到茶馆打鼓过瘾。记得第一次在惠民宫唱《南阳关》，幺爸饰演武生伍云昭，出场前一声马门腔，“恨杨广斩忠良，谗臣当道啊！”那俊美的扮相和高亢的唱腔，赢得台下阵阵掌声，受到观众的喜爱。还有一个星期天中午，我们偷偷爬上惠民宫的戏台，学着大人们演《牧虎关》。邓步良反串杨八姐，王远伦唱黑头花脸高旺。王远伦扎衣（长衫）挽袖，头缠一条黑布带，把作一条红黄相间的腰鼓，头扎一条红布巾，在舞台上走两圈8字形的台步，吼一声“呼哦”之时，自豪感爆棚，甚至演出结束后走在街上腰鼓都挺得直直的。每逢传统节日，一些在外工作的老朋友返乡，总要聚在一起打围鼓或登台演出。

（待续）

中学生谈川剧《烈火中永生》

编者按：4月9日晚，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出的大型革命历史川剧《烈火中永生》，在城市音乐厅演出。140多位成都七中育才学校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剧场观看。他们大多是初次接触川剧。在此选编一组文稿，听听同学们心中的川剧，心中的江姐，心中的《烈火中永生》。

但是细听，那个调一转，江姐的慷慨出来了；一扬，老许的大义出来了；一抖，甫志高狡诈阴险的嘴脸被观众知晓。还有江姐与双枪老婆婆的那一段对唱，悲哀中透慷慨，慷慨中含坚毅。江姐看到老彭遇害时是深情、担忧、刚强并存的腔；担心江姐的双枪老婆婆则是着急的、阳刚的腔；甫志高是滑腻、奸诈、泥沼中求生的腔。

康仁哲：川剧真的牛。演好一个角色，最浅层是通过台词去塑造它，深一点要把台词富有感情的诵出来，再深一点，需要用肢体去表达。“演”是把感情、故事、人物用艺术的形式表达给人看。但川剧还不满足于此，川剧还有唱。我虽没听过其他剧种的唱，但我相信川剧的唱一定是最接地气、最令人感触的。略略地听吧，好像就是把词儿用“毫无规则”的腔“抖”出来。

卢映镔：这是我第一次看川剧，深深地被川剧吸引。

也第一次真正了解到川剧不仅仅有变脸和吐火，更有丰富多彩的剧情、人物和表现形式。川剧《烈火中永生》展现了共产党员为了解放祖国而不懈奋斗不畏牺牲的故事，无论是江姐的谨慎、大义，还是许云峰的镇定与勇敢，都听吧，好像就是把词儿用“毫无规则”的腔“抖”出来。

钟奕飞：人生中第一次看川剧，不仅仅是震撼，更是感动，同时也是欣慰和快乐。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和全班同学一起欣赏故乡戏剧的特色，令我终生难忘。不论是川剧演员们的演技的精湛，还是乐队和舞美无缝的配合效果，都令人耳目一新。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了什么是“无实物表演”，演员们的动作把人物的心理、神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江姐是无数革命奋斗者的代表，是他们用鲜血、用青春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向中国共产党和祖国致敬！

荣昌盛：

钟奕飞：人生中第一次看川剧，不仅仅是震撼，更是感动，同时也是欣慰和快乐。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和全班同学一起欣赏故乡戏剧的特色，令我终生难忘。不论是川剧演员们的演技的精湛，还是乐队和舞美无缝的配合效果，都令人耳目一新。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了什么是“无实物表演”，演员们的动作把人物的心理、神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江姐是无数革命奋斗者的代表，是他们用鲜血、用青春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向中国共产党和祖国致敬！

（待续）

程光（唱快【二流】）血染“爱”字更坚。“爱”字映日光灿烂，日浴“爱”字色更鲜。雷打火烧字不变，将“爱”字永刻在——

众（唱）彝汉同胞心田！（锁呐加入

伴腔）

比益（唱）沽基老头人，欢迎参谋长上山！

程光（唱）老头人请！

韩明虎（唱）参谋长！这里是彝区，不是汉区，况有少数民族潜入。我看，还是命前卫排护送你上山吧！

程光（唱）韩连长，我是去拜山，与小叶丹

头人谈判，又不是去打仗，何况有老头人一道，不会有问题是吧！

韩明虎（唱）参谋长，刘司令员信上不是说罗

洪、老伍两个部落的头人与沽基不同吗？

比益（唱）要是罗洪、老伍部落的人半道袭击呢？

比益（唱）我沽基就给他们打冤家！

程光（唱）【幕内弓弦响】

程光（唱）吓！

韩明虎（唱）小心！（拉开程光）

【杜惠以身护比益。一支暗箭射

中韩明虎左膀。

众（唱）韩连长！【韩明虎掏枪，程光制

止。沈云手提弓箭押双手反剪的马黑上

沈云（唱）是他射的暗箭！

程光（唱）遂了彝人多年愿，

程光（唱）刻“爱”字，

比益（唱）久旱的凉山降甘泉。

程光（唱）“爱”字似血写，

比益（唱）“爱”字似血写，

杜惠（唱）“爱”字似血写，

【众合唱词后腔，锁呐参与伴腔。】

马黑（唱）呸！恩人？他们是汉人！

比益（唱）他们是天菩萨派来的菩萨兵！

程光（唱）我们是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红军，不是国民党的白军。